



亲情能打动人心,也能让许多东西在回忆中越来越醇。亲缘的联系让我们有太多的相似,也让我们在不经意间有许多细节的传承。一起来看看读者心中对已故长辈的怀念之情。



父亲的那片竹林

又到春天挖笋季,不知父亲的那片竹林怎样了?

那年我们村里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,我家分到大约三亩毛竹山,父亲高兴得合不拢嘴,说以后竹子再也用不完了。

那年冬天,父亲花了一个星期的时间将那块毛竹山翻了一遍土,清除所有杂草。他还在每根毛竹上面用毛笔写上自己的名字,标注序号。

为了防止有人偷笋,村里专门组织人员看笋,同时规定每个月只有几天能上山挖笋。每次遇到挖笋的日子,父亲就到毛竹山上,用砍柴的钩刀砍一根木棒,插在那根笋旁边,表示是样笋,任何人不得来挖。

为了保证来年春笋丰收,父亲从来不去挖冬笋。经过父亲几年的精心打理,我家的毛竹山远远望过去,一大片碧绿。

后来几年,建筑市场用竹子搭脚手架,毛竹需求量大,有一次回家,父亲开心地对我说,毛竹卖了500多块钱。

父亲离开我已有10多年了,这次我特意来到毛竹山,竹林内空气清新,竹子郁郁葱葱,翠色盈盈。

张必强

对母亲的思念系在老家风箱上

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,我家灶台上安着一台风箱。灰褐色的风箱像位佝偻的老人,随着拉杆拉推,发出“滴笃滴笃”的响声。

我家的风箱是独属母亲的。

我的母亲身材娇小,眯着眼睛,穿一件布衫,头后梳着一个发髻。上世纪80年代全家已有9口人,一大家子的烧火煮饭就落在母亲肩上。

天蒙蒙亮,母亲就起床,到河埠头汲水、洗菜、淘米;回到灶台切菜清理,放米下锅,一阵窸窣窸窣后,便拉动风箱“滴笃滴笃”。一日三餐,四季更替,年复一年,母亲不停地用风箱演奏着锅盆瓢碗进行曲。

风箱,记录着我家在那个年代的酸甜苦辣,也烙下了母亲勤俭持家的艰辛。

一个烈日当空的午时,母亲

漫不经心地拉着风箱。我突然发现灶旁的稻草起火了。我大声叫嚷。母亲立马撇下风箱,箭步冲出,舀来大缸里的水,如此飞快几个来回,将火扑灭。母亲平时有些纤弱,这时却像一个消防战士。

家里常年养有老母鸡。母亲会精打细算,“漏”出几个蛋,蒸蛋给我们吃。每当蒸蛋,她又是灶台又是灶前,风箱时拉时停。蛋蒸好了,母亲就会先于开饭前捞出来,泡在冷水里,然后剥开。似乎是怕被人家看到似的,忙说“快吃快吃”。我张大嘴巴,三两口就吃到肚里。那蛋清的脆,蛋黄的香一直在我的记忆中。

母亲太累了,已经拉不动和她每天相伴的风箱了。1997年,她静静地离开了我们。

每年清明节,我都会去她的墓前献上一捧花,寄托绵长的思念。

陈连清



又是一年桃花开

我记得他生前说过,他喜欢这里的山清水秀,喜欢这些郁郁葱葱的常青树,喜欢遍布在山野上那些粉色的桃花。只是谁也不曾想,不久后的一天,他居然躺在了这个公墓里。

那个人就是我的伯父,他是一个普通农民,他的一生没有什么跌宕起伏的传奇色彩,有的只是严寒酷暑下日复一日、年复一年的劳作。他身体一向很好,几乎每天都要外出辛苦劳作。我从来没有想到,在我们眼里身强力壮的他会患上绝症,也从没有想过,这么快他就离开了。

去年整个冬天,他一直在医院里和病魔顽强地斗争。他曾一次又一次被医生推进抢救室急救,有时在深夜,有时在凌晨,我们并排坐在抢救室外,一次又一次看着他奇迹般地熬过来。熬过了元旦,熬过了除夕,他的精神竟一日一日好转,清瘦的脸也越来越红润。

除夕前几天,他还跟我说,今年春节他想回家过,还要和从前

一样,写春联、放鞭炮,做一大桌美味佳肴。看着他日渐好转,我们喜在心里,都相信不久后他就可以出院了。

不久后,他真的回来了,坐着那辆贴满白花的灵车,带着一路的风尘,他回来了。

我们抱着他的遗像,捧着沉甸甸的骨灰盒,送别他。一路上下着细雨,山路崎岖泥泞,已分不清挂在脸上的是雨水、汗水,还是泪水。

伯父的坟就在桃花树下,如今,桃花开了,梨花也开了,一红一白,竞相争放。

我斟了一杯酒,打开竹篮子,拿出家乡的清明粿,摆好几样伯父生前爱吃的小菜。我拿起酒杯说:“伯父,您以后再也不用冒着炎炎酷暑,在烈日下挥汗如雨了;您再也不用担心上班迟到而匆匆扒完碗里的米饭;您再也不用忍受难闻的药水味,再也不用被病魔所折磨了。”

我忍着泪,抬起头,天空晴朗,阳光明媚。

傅淑青



一杯玉米糊

我在浦江中学读初中的第二年,有一天父亲和生队其他队员到我们学校来挑粪,我专门给他蒸了一搪瓷杯玉米糊,又从食堂里买来一个炒菜。这种玉米糊,蒸熟后,上面是一层水,水下面是比较硬的玉米糊。父亲非常高兴地吃完了这顿午饭,回到家里还和母亲说起这事。没有想到,这成了我这辈子对父亲唯一的一次孝敬。

我的父亲是读过私塾的农民,他的毛笔字写得很好,村里过年,家家户户的春联都是他写的。他经常对我们说,人只有读书才有出息。因此,他很支持我读高中,考大学。家里的钱基本上都用在我的读书上了。

1961年9月14日上午,天气晴朗,我上完课在走廊里趴着栏杆休息,突然弟弟出现在我面前。他对我说:“哥哥,爹死了。”当时,我的脑子一片空白……

父亲是为生产大队造仓库,到远途深山背树材,在返回路上突然得病而死的。

爹,如果你在天堂能看到我的这篇文章,看完后也请讲给妈妈听听。

施根与

怀念双亲

父母是土壤
我是小草
在你们的怀抱里张望
吮吸着乳汁营养
呵护着我的健康
父母是土壤
我是山花
带着纯真无邪的希望
踩着你们的肩膀
尽情吐露芬芳
无论我是小草还是山花
总有你们陪伴我茁壮成长
纯洁的灵魂
厚实的胸膛
把祝福植入我的心房

印振林